

# 坎特伯雷大主教倫西博士

## 給丁光訓主教的一封信

親愛的光訓：

謝謝你鼓勵的信。在新年前後，處於某些困難時刻之際，你的關心和代禱給了我極大支持。

這封回信寫得太遲了，但我是希望考慮得仔細一點，以便對你所告知的中國基督教準備產生主教的設想作出較為適宜的反應。我深信，你們的決定將受到所有安立甘宗<sup>①</sup>和其他信徒的熱情歡迎。在我個人的欣喜之中也包含着一種謙卑的心情，因為中國基督徒準備吸收安立甘宗認為可貴的某些東西，儘管安立甘宗昔日在中國整個基督教範圍內不過是一個很小的部分。

在歡迎中國教會的這一發展之餘，請容許我談一點自己的想法，以使我的反應較為明確。

首先，我無須向你強調，這是你們在中國教會之內所作的決定。這是在你們的處境中所採取的一種恰當的創舉，並且是在恰當的時機所作出的決定。

我所要說的第二點是，你們很智慧，沒有把自己束縛在某一個關於主教問題的神學觀點上。歷史主教職位，是受到安立甘宗高度評價和普遍堅持的。但是，這個一致的慣例容許我們有各自解釋的自由。正如你所了解的，安立甘宗內部各種不同的神學學派，對主教制意義的解釋也是各不相同的。

我無意在選擇主教的基準和準則方面對你發表任何意見。只有一點我想要說的是：選擇主教應當注重他們個人的品質，而不是依據他們屬於某個特別的團體或傳統，正像教牧書信所指教我們的那樣。

你是否可以考慮派幾位已被按立或將被選為主教的人到我們國家來，使他們在中國已經受到的栽培之外增加一點見聞？我所想到的不只是接觸英國安立甘教會的主教制度，我還想到衛理公會和聯合歸正教會近於地區主教的職位制度。還值得和莫拉維亞弟兄會有所接觸，他們正在尋求和英國教會較為親密的聯繫。他們的主教並不實施許多行政職能，而是注重其神學的、靈性的作用。和主教制並存的這一作法，可能會使你感到興趣。

如果你需要，我們還可以提供安立甘宗及普世教會討論主教制問題的文件。你大概知道，在主教制問題上已經進行過大量的普世性對話。我們正從事於對英國教會主教制的研究，希望在今年秋天完成這一工作。

我意識到，你們為中國基督教所設想的主教形式是一件新事。我們對此表示尊重，並願從中吸取教益。中國主教職能的無教區，無行政事務的特點，對我們安立甘宗是一種特殊的挑戰。就我和安立甘宗其他主教所不得不參加的大量會議來說，對主教職務少管行政事務這一制度我深抱同情。

我感到，主教一職的含義必將是教會合而為一的焦點。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合一的使命必須為各教會所接受，成為他們的憲章原則，儘管各自的安排方式因時因地而殊異。

主教而為非實體性職位，他在教會合一方面的作用可能被削弱，例如職務重疊、分工不明確、力量相互抵消等等，都可能是不利因素。正你由於這一原因，教會歷史上非

並蓄。今日有按立主教或監督之舉，明日也許會有按立長老或牧長之舉。但有一點可能會貫徹始終，這就是注重其靈性意義，突出其牧養羣羊、服事教會的職能，既是領袖，又是僕人的職分。上海教會對兩位主教的按

立，可以視為中國教會的一個先例。但主教職分將如何在中國教會中發揮其靈性職能，以及主教職分將如何在中國教會發展演化，我們將以仰望之心等候聖靈下一步的引導和啓示。

教區性主教制的首創與嘗試，往往都演化而為與確定地區相關連的主教制。

接受歷史主教職務將給中國主教一個按中國教會處境推進合而為一的重大使命。他們並將成為中國教會和歷史普世教會之間的一個紐帶，不論我們對此如何從神學上予以估價和解釋。

這樣，主教的職責就含有促進普世教會合而為一的使命。我意識到，對中國基督徒來說，這個問題是微妙的，但你親自參與即將召開的蘭柏會議<sup>②</sup>乃是肯定主教職制為連接世界教會的紐帶的一個訊號。無疑，你們將繼續思考主教職能在你們國家裏將如何遵循它自己的道路發展。你們可能要考慮到這對中國基督教協會同印度次大陸聯合教會之間關係所要帶來的影響。這些採用主教制但不屬於安立甘宗教會的主教也將出席蘭柏會議，這將為你們提供一個非正式探討的好機

會。

你們是在前中華聖公會曾經有過的那種主教制之外派立另一種主教。對主教職務多加開闊的思考，要比僅僅考慮保持舊的將更有價值。

我希望我所說的足以表明，對於你們的經驗，以及在主教職務如何在今後更好地服事中國教會這一問題上你們有權作出的決定，我們都很重視。我同時提供幾點見解，作為你們繼續在中國發展主教職責的參考。

希望在蘭柏會議期間，我們將有較多時間就這些問題進行交談。這封信將是先讓你聽到對中國教會令人注目的發展的一個積極的反應。

致以主內誠摯的問候。

坎特伯雷大主教 羅勃脫  
1988年4月11日於倫敦蘭柏宮  
(王維譯)



Lambeth Palace London SE17JU

11th April 1988

My dear K.H.

Thank you for your encouraging letter. You give us great support by your thought and prayer during some difficult times at the turn of the year.

I have taken too long to make this reply but I wanted to consider very carefully the best way of responding to the news you send of the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and the form of episcopacy it has decided to accept for the future. I am sure your decision will be warmly welcomed by all Anglicans and by other Christians as well. My personal delight is also mixed with a sense of humility that the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should be taking into itself something very dear to Anglicans when we were a very small part of the total Christian spectrum in the past.

Having welcomed this development let me add a few reflections to make my reaction more precise.

I hope we shall get the chance to talk about these matters at more length at the Lambeth Conference, but that this letter will give you an opportunity to hear a positive provisional response to the fascinating developments within the Church in China.

With my sincere greetings in Christ,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The Rt. Revd. K.H. Ting.

倫西大主教給丁光訓主教的信

譯者註：

- ①安立甘宗，即世界聖公會的總稱，在英國為國家教會，稱英國教會。
- ②蘭柏會議，每十年召開一次的聖公會世界主教會議。